

因评优受挫?“感动吉林”华师女生出走两个月 曾欲吃安眠药自杀



王昱人(中)在家人的陪伴下接受记者采访

她曾经“感动吉林”，6岁起带着弟弟拾荒给患病父亲买药，十多年间靠捡废品捐款近3万元资助80名学生。她最近“震惊广州”，今年4月大学毕业前夕，突然从华南师范大学离校出走，当时正参加一等奖学金评选。

失联两个月后，26岁吉林女孩王昱人在6月26日毕业典礼当天，向亲友和记者发出“遗囑”邮件，准备当晚12点过后就了结自己。记者配合警方，与王昱人通话拖延时间，警方通过手机信号源搜索到了她的藏身位置，再由她弟弟出面救下了她。

只因评优受挫，就任性负气出走吗？离校出走后她为何网购8瓶安眠药？上周五，王昱人讲述了她的“评优出走”的前因后果，说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



王昱人

关于她

- 2004年 获得“感动吉林十大人物”称号。
- 2011年8月 入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。
- 2015年4月底 评优受挫离校出走，蜗居出租屋。
- 2015年6月26日 准备吃安眠药。记者协助警方救下她。

忆“评优” 加分有分歧，被指欠学费

6月24日，王昱人上周末看到媒体关于她的寻人报道，报道说“疑评优受挫负气出走”“因没有评上一等奖只得了二等奖”，网友评论说她“任性”“脆弱”“玻璃心”……对此，王昱人说：“不光是因为评奖，有很多原因。这也是我接受采访的目的。”

离校出走前，王昱人申请了大四学年优秀学生标兵一等奖学金。她的学年平均成绩是全年第一，今年初还获得“感动南粤校园”年度诚信人物奖。

评选时，班级评优成员、学院辅导员商讨后认定王昱人的“感动南粤”奖可以加12分。但王昱人认为，学校级别的奖最高加14分，“感动南粤”奖是省级的，按照2分等差，应该加16分。于是她申请开听证会，并多次找学院领导、辅导员申诉。校方同意召开一次专门的听证会。

可是，4月24日举行的听证会，在王昱人看来是一场“批斗”。“辅导员首先就说我不懂得感恩，然后说我欠学费，没有资格参加评优。”王昱人感到很委屈，她告诉大家，她确实还欠着大三、大四的学费，但2011年高考后吉林组织圆梦大学活动，当时的省委书记作出批示，称吉林市委办公厅会解决她读大学的全部费用。

会上，辅导员把评优细则读了出来，其中有一条是“无拖欠学费”。“大家看我有拖欠学费的情况，连‘感动南粤’获奖资格都没有，他们决定把原来加的12分去掉。”王昱人说，她感觉当时现场的同学都说她不好，一直拿欠学费的事情来说，“感觉特委屈，又难堪，当时就哭了”。王昱人说，这个会大概持续了3个小时。

记者了解到，对于评优事件，王昱人失踪后校方已经作出了回应。其辅导员许老师称该评比是按照学校规定进行的，因对一个加分项目产生分歧，他组织了同年级学生对此进行讨论，以澄清评比情况及标准。

忆“出走” 不敢出门，营养不良

在该评比中，一名同班同学兼室友是王昱人的竞争对手，对方有竞赛获奖加分。大一评优时王昱人拿了第一名，随后对方拿了大二、大三学年的第一名。如果“感动南粤”奖不能如愿多加分，王昱人又将与第一名失之交臂。

离开听证会的课后，王昱人回忆道：“感觉同学好像都在说我，都跟着我、骂我。我战战兢兢地回到宿舍。”她想到宿舍里还有一个竞争者，害怕遭报复，马上收拾东西离开了学校。

王昱人去了暨南大学闫同学的宿舍。闫同学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。“我们俩关系很好，我在她那里住了三天。她室友旅游回来后，就把我带到了大学城北亭村，帮我租了一个公寓房间。”

从4月底到6月26日，王昱人在这个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度过，只吃泡面、面包之类的素食，闫同学隔几天过来就给她买一次饭。“我很害怕出去见人，东西都吃完了，就在晚上十点左右悄悄跑出去，补充一下食品。”

这段时间里，她一直没有上网，跟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闫同学。“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，不敢闭眼睛，脑海里会不停出现听证会的场景，同学们指责我，感觉无论躲到哪里，他们都能找到我。”

“逐渐地营养也不好了，手脚还发麻。”王昱人说，有时闫同学来了见自己老是不出门，就非要带自己出去，“我一出门就觉得大家都在瞪我，都在说我。”

忆“轻生” 舆论压力大，网购安眠药

王昱人说，平时她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写申诉材料，把评优的经过和听证会的过程记录下来。“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我小弟考完高考，他能够来陪我，我就没那么害怕，然后向上级部门继续申诉。”

6月22日，王昱人决定给小弟写封邮件让他帮忙申诉，于是半夜偷偷跑到一楼蹭Wi-Fi。这时，她打开网页搜了一下自己的名字，发现好多关于她的报道。“报道里写了学校的回应，说了三个问题，一是评优公平公正，第二我是贫困学生，学校尽可能给了帮助，三是评优过程与学费无关。”王昱人认为这不是事实，听证会就说了她欠学费没有资格评优。她还认为，自己的遭遇明显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定义，而且学校也并没有单独给过贫困帮助，“我得的那些荣誉，都是凭着我的成绩和优秀事迹得到的。”

但对她而言，更致命的是舆论压力。不少网友认为她是因为没有评上一等奖学金只能得二等的，就离

校出走。“看到网络的指责，而且只有学校单方面的声音，当时感觉一下子压力全都来了。”王昱人越想越绝望，于是网购了两次安眠药，每次4瓶，一共8瓶。6月24日、25日各拿到4瓶，盖子全都扒开了，药倒进塑料袋里，放到枕头边。6月26日，她给亲友、之前找过她的记者都发了遗书邮件，表明想捐献器官，过了当晚12点就离开人世。

“6月26日是毕业典礼，同学都在那天参加毕业典礼，拍毕业照，象征着真正毕业了。我没去，就想在这天吃下安眠药。”王昱人说。

6月26日下午6时许，此前因家属委托报道寻人，并与王昱人有间断联系的记者收到了一封王昱人的电子邮件。邮件上说，她对学校评优的申诉感到无望了，心里的难受和患的病也难以治愈，决定在毕业典礼当晚12点一过就服药自尽。邮件还附有一份“器官捐献志愿书”，为防万一，何记者马上致电王昱人的家属。

生死时刻 记者配合警方商议解救方案

最初因没有看到邮件，家属将信将疑。在确定王昱人的弟弟、继母、叔叔等家属都收到邮件后，家人立即报警。弟弟王昱权想起6月22日收到过姐姐的信，说她住在广州大学城B25公交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寓，当晚家属赶到车站附近集合，并寻求小谷围派出所的帮助。

警方立即通过科技手段查询王昱人的信息并监控发出电子邮件的IP地址，直到晚上，仍没有进一步线索，感觉如同大海捞针。当晚8时

许，警方与信息时报记者何小敏临时商议解救方案。为配合警方，何记者打电话给王昱人，聊她的感情、困惑与诉求，警方抓紧时间锁定王昱人所在的位置。

在何记者与王昱人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，她情绪很低落，哭个不停。何记者劝她多想想家人，不要一走了之却啥问题也没有解决，唯一留给家人的是痛苦。直到当晚10时许，王昱人情绪相对稳定，并答应何记者给家人打个电话。

多方努力 由弟弟劝说放弃了自杀念头

与此同时，警方在通话记录中找到了闫同学的电话，家属告知闫同学“王昱人要在今夜自杀”，最终拿到了王昱人所住公寓的名称和店主的联系电话。为避免出意外，民警和家属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这家名为“溪畔”的公寓堵住了门口。

王昱人刚挂断电话，就听见有人在敲门，听说是弟弟，开了门。在弟弟声嘶力竭地找到她，并保证今后尽力代她进行申诉后，王昱人放松了警惕。弟弟又拿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与姐姐一起吃，叫她好好睡觉，聊他高考的事情，王昱人这才逐渐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

当晚，其余家属都没有出现在王昱人面前，他们悄悄在附近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才接王昱人离开。事后，家属带王昱人先后到三家医院做了检查，均诊断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。通过一个月配合吃药治疗和休息，王昱人的情绪得到了控制，目前病情已基本稳定。

据了解，王昱人直系亲属不多，而且家境也不富裕。尽管王昱人此前多次提出因欠学费问题遭到一些非议，但她不曾直接向他们求助。经证实，王昱人出走一事报道后不久，承诺为她支付学费的相关部门，已经把大三、大四的学费一并补齐。

对话王昱人 “我觉得不能伤这些人的心”

记者：离校出走为何不找亲人？

王昱人：大二时我就已经受到评优不公，当时亲友让我放弃，不要去争什么公平，我觉得他们都不支持我，就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。不找亲人是因为我父亲有病，我担心他知道以后会受刺激。而我弟弟就快要高考了，我不想影响他。

记者：为什么现在又想要站出来？

王昱人：社会上有很多陌生人很关心爱护我和小弟，虽然也有人说我们是在炒作，但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好。有些网友不了解真相才会对我那么失望，认为“就评一个奖，没得到一等奖就这么娇气、任性、脆弱”，恨铁不成钢，我觉得不能伤这些人的心，我有必要站出来。

记者：你觉得毕业后重新评定还有可能？

王昱人：评优项目跟学生有关的部分已经做完了，学校也认为与学生无关了，我这个事情只是学院或者学校进行一次纠正的问题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我在意的并不是第一第二的问题，不是计较奖项荣誉称号，而是希望公平公正。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真相，能够给我恢复加12分，重新评定，只要是公平公正的，就算评不上我也心服口服。

记者：你考研怕不怕因对评优较真被质疑？

王昱人：现在不怕，如果不能站出来我才怕了。按照原来大家的揣测对我的评价，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很难说，但是如果知道了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。尤其是越高学府的老师，他们会更追求正义和公平。

(信时)